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十一

南華真經

十一

13  
1406  
11





0133  
1406  
11



繕性一節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一  
外篇繕性第十六

林庸齋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逆逆說下以恬  
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遠  
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  
不知窮居不損意同議論壘醇無疵

前已為性於信矣而欲以信  
李彼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  
其道也已亂其心于俗而左後  
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  
遠若夫發蒙者又離信去而  
後從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  
蕩而後性不失也夫无以知為  
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万物而  
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為則无害  
於恬恬而自為則无傷於知二  
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  
哉和故无不淨道故无不理无  
不密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无不理者非為蒙也而蒙功蓋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  
致其明謂之救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  
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

繕性

南華真經卷之十一



焉若夫蒙明而不由忠則物愈  
疏仁又發中而还任本懷則志  
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  
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  
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造一志  
之所集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  
万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家已  
德則不以是異被也若以是財  
被矣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性於信其患常在益生  
而失其初而又倍孝以求復之  
則滋遠矣滑欲於倍其患常在  
趣舍以難其明而又思以求致  
之則滋昏矣倍者安之而不知  
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  
其明也生而无以知為而不用  
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

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  
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志  
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  
文禮也禮樂偏行而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  
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林虜齋云**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說當時儒  
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欲  
於倍以利欲滑沒於世倍之中也明虛明之理  
也以倍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滑于利欲

而養信非倍孝以求復其初也  
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  
恬知其冥一也古之治道者未  
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  
恬之失在昧則无以察其照曠  
知之失在敏則無以復乎混冥  
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  
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心則  
和也行於万物者道心則理也  
德之体和而其用无不為則為  
仁道之体理而其用無不理則  
為義之明而物不辱不親忠也  
中純實而非偽樂之所由生信  
則有諸中形諸外而為文禮也  
礼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  
万物各正性命則自家已德矣  
所謂德矣以冒彼為哉礼樂備  
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

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蒙  
之民以此名倍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  
此渴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  
坡言因讀莊子而恬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  
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有生  
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后能靜定故  
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  
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  
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



則物又失其性而天下之所以亂也

知知養恬以六字最效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慧却未說慧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仔細讀道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變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蒙明于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真純而見于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故曰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也蒙晦也德積于己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曰波正而蒙已德波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謂此意

陸方壺云  
繕修治也滑  
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倍學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而倍思不可以求明謂之倍者對真而言言倍學障性倍思亂明凡為以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坎下句最好乃繕



性求明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謂之良知伏氏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倍學障之倍思亂之恬者無為自然之養蓋能以恬養之則一定之中自然生慧日用之間本躰莹然莫非真性之發越終認得性便屬識神已不是性故生而無以知為生即周子所謂神發無以知為者常自混溟離其光而弗耀也又謂之以知養恬俾者用知則不能恬無以知為則恬者常自恬矣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德而無所不容於是有行之名道而無所不理於是有所象之名象明而物親則各足乃心而忠之名所由立矣中心純實而又其情以歸於性則樂之名所由立矣信容體之所行而順其自然之節文則禮之名所由立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根葉實並數而不得謂之偏行若禮樂而偏行則人皆逐末忘本細字倍李之支離而

古之人節

訓註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巳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充為而美充為而述故致斯弊也順而不以一言世已失一感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巳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既安而巳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

天下於是乎亂矣彼正而象已德德則不冒此句難解象悔其明也冒蓋喪之象正如各正性余之正言德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各足象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加久之德無蓋世之善天下誰不正者誰我正者我與天下皆相忘于無為自然之天坎大道為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任語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亦象德不冒之象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



成之淳薄皆非至也聖能任世  
之自淳耳豈能使世淳聖哉  
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  
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遠之  
稱故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遺性  
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去性  
而後心言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心每心識言波我之心競為先  
識則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  
定天下言忘知任性任斯乃定  
也文博者心真之飾初謂性命  
之本也

呂註所謂處混芒而滯澹漠者  
即憇人義黃至一之妙處而諸  
聖人者混芒澹漠之粗迹也自  
其妙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  
民无知无欲謂之至一亦其真  
也自其粗迹觀之均於為天下

而其德不免于下衰而不至干  
至一也故為道者常絕聖棄知  
復歸於無物而世之孝聖人之  
言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  
鼓萬物而不去聖人同夏之處  
則聞此言而驚疑味詭不足怪  
也自憇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  
澹淳散朴時有厚薄不同所謂  
木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木偽  
也夫道无不善有所謂善則不  
谷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  
夷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  
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  
乎心也道德陰德是去性而後  
心矣化而欲作吾提鎮之以无  
名之朴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  
心去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故附以文而感質益以博而滯

及憇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  
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澹  
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  
之以文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  
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

林慮齋云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淡然  
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

所欠缺故曰至一莫之為者言無所容力也鬼  
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  
而四時成也三個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可  
順則其純一者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  
理為安則知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故曰安  
而不順作意於為天下而與其教化則非無為  
自然者故曰澹醇散朴澹離也有善之名則遠  
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  
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



心文則礼樂博則孝貞則性也  
礼樂行而天下乱求所以復初  
致明作可得也

性而從其有為之心故曰去性而從于心我以  
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相識察  
也似此心字皆恍惚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多物  
之多也禮樂廢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  
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博繁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  
也  
○陸方壺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  
得澹漠焉者用是蒙德不冒之道也故當其  
時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上恬下熙皆莫之為而  
常自然燦人以卜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為  
者以故品為德衰順而不以一已失其性矣  
後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泉涿

由是一節

即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  
存則貴之貴之道斯衰矣道不  
能從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  
於道故交相喪也若不貴乃交  
相與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  
以與也作由而與由無貴也隱  
故不自隱者若自隱而用物則  
世道交相與矣作隱之有共莫  
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  
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

鹿之師澡與澆同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性  
後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後心起  
識日以心開也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  
文博文則感質博則溺心於是乎始有便行之  
礼樂爭逐于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  
反其性而復其初蓋至是而世與道交相喪矣  
故下文遂  
承此說去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  
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  
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  
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起身以明之。覬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任由而交與。我祇所以交喪也。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一無迹。謂及任物性。而物性自止。故無迹。時命大究。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此道之所以不喪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與者也。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林霽齋云**。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非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

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以下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歎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非無道。則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曰退藏于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陸方壺云。道喪故道之人不能與乎世。世喪故世亦無。



古之一節

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情也  
不以知窮德守其自持而危然  
德正貌道不小行遊於坦途  
德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  
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  
之全者也無以益其樂者全其  
內而足也來不可圍去不可  
正在外物取得失之悲我也淡  
然自若不竟寄之在躬曠然自  
得不知窮之在已彼此謂軒冕  
為窮約也無憂而已言无所懼

以興乎道是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而如以交喪之世道德則既隱矣隱世隱之也聖人不能隱也  
不自隱正欲以與乎世以下又承上文而論真隱  
盡醇正無疵反一無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  
根盡謂性余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  
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

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未則  
矣矣斯以外易內也盈外而虧  
內其置倒矣

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  
靜又應變而不言乎靜所也忘  
言而知无不知去知而德無不  
備危然處其理則不待避世  
物而世物无足以累之此行身  
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  
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  
正已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  
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樂  
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  
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  
之樂則喪已失性是為倒置者  
也

冕在身非性余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去知

林慮齋云因存身字又說個行身存不用之時也  
行用之時也不以辯識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



○繕性篇總論

循註是篇主意謂人元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循性滑散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甚夫益之以外李亂之以妄思而致復初致明是佚遺即而北其轉也真人又惠者惟其空无泐蕪无所致力設為恬知交泰之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剛執應變不能忘知々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不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竟融融為至和符至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存一世之人如混茫而得淡真雖知而无所用則其為化

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足於內者無求于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也傳矣柰師政失淳和借趨浮蕘尚道陰德越廣濁心至干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且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无容体戚于其間尚仰以知办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達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音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无去來則非真樂矣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性未也



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着看他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陸方  
 身者以身大行于天下也夫行則反一而無迹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入不以知窮已皆在混羊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者危然處其所而及其性反性即反一也危然處其所言無為也無為者道也有為則為小行而傷乎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也有識則為小識而傷乎德矣有傷則不得謂之全故樂全此者謂之得志以下數段通通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倘來達然而來也倘然來寄之物在在人故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貴不與滯而貧賤不與移彼以猜窮達而言言此樂無窮無達在彼在此無所加損與寄未則樂寄去則不樂者不同况所樂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也孰為此樂之恬淡哉世人不知所性之分定而惟

秋水篇總論

是篇以秋水為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大小精粗之理明道物功過之規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及夷辯難卒歸於无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非言論意察所明及也次論夔與蛇風之相矜喻人以才知長短為愧而弗悟天札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必理則物各足其分每所矜哉無所矜則无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為要極也故孔子遊匡而險難不

外篇秋水第十七

林慮齋云

秋水篇論大不大論小不小說在久又不在久文字闔闢變化如牛龍活虎中間明理達權四字是此老實在學問究竟反真亦只是个自然無以久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語意醇正下段畏匡却楚凱惠皆發此意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有喜以天下

秋水



俱知命由造物非匠人所得也若為橫逆沮屈俾以見聖人之勇非龜海鯨即前河伯海若之羨而屈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倍沉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雖欲企羨狝餘子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洩尾于途中鷄雖豈留情於腐鼠皆嘆時之褻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聞而不相知耳余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无足怪而競言辨之未忘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鍾惠子之膏肓亦所以傲世之季一先生之言而媛姝自

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自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曾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

悅者无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續此篇之旨云

○秋水一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李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壅滯流而洩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平而旁中央而未至乎无所不見也順流至于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又得其所歸旋面望洋向若回趨大道茫无穷之遊也拘于墟則小大之所限儻于時則久也之所專束于教則方術所制所以天下不得逍遙者以

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不加損非久近所專非大小所  
限以水之幾於道也詭曰海在  
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五  
物若古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  
三王任人任土之所憂勞不遠  
于以而或薛之以為名語之以  
為傳自太道死方觀之輕其業  
而少其聞豈虛語哉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  
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  
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  
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土之所勞盡此矣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  
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林慮齋云**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  
岸故曰涇流之太兩岸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  
中洲者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洲則

間字下不得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  
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  
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  
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  
以言之大方太道也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  
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即總結不知春  
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醜也尾間沃集也出  
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  
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地須從地

晉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十一  
外傳  
水



起更高猶自有夫來便是此意曩空小穴也蜂  
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為一物  
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  
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  
也此兩句發得盡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  
拳石空中作勝游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  
帝三王萬聖千賢所不能不出其內似此說  
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為名  
夫子語之以為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言治

世之士也

○郭子玄云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  
自大則理分有素歧尚之情無為乎其間也物  
之所生而安者各有盡以其知分故可與言  
理也窮百川之量而懸于河河懸于海海懸于  
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詞氣者有似乎觀大以  
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  
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  
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岐俯仰自失此乃生  
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盡其差  
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殊毫無以累  
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  
殊毫無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  
分道造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  
子所以發德音也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  
而自以為多將奔馳于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  
夸奪豈達乎莊生之直哉小大之辨各有階級  
不可相歧故三王五帝仁人任士之所為不出



○河伯一節

物量无穷言物之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生皆時行也分无常言得失皆分也終始无故且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量无穷者攬而視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也歸明也今故然古今也遷長也後短也知時無止者証明古今知变化之不止於成生故不以長而短短故為段也齊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且新之正道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晋矣是以涉新而不懼舍故而不敢成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

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歸今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跋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

有限生時各有年莫若無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弃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總自足耳惟係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天也

曰詳道非小大豈有定体今夫天地吾以為至大查吾知之所知而真其其則吾所謂大豈真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不為真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細為細今為今未及言而今已為細則所謂細者豈有止息哉證夫細今之看故則遙而不悶撥而不跋以知時之无止也吾安能辭以待百

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林慮齋云

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先或後初無定也終始無故



年之生則過而悶者也彭祖以  
及特聞中人匹之則極而致者  
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  
虛則過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  
之无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  
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  
生而不悅死而不懼以知終始  
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介  
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非真知  
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  
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  
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  
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  
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混  
也

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  
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  
小大為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也證歸考明也  
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為一故迎而未至者  
雖遠而不憂撥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致待之而  
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  
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知分劑之無常  
也明乎坦途首曰識乎正道也由乎正道而死  
生聽其自然即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意明乎

猶今能知物量時分之無常  
又俾終始大小多寡之有考明  
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道謂  
歷時之久撥謂推移之速少則  
無厭其生也不改無求益其  
生也修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  
不能死生不能死知而經云不  
若死知不若未生者蓋為世人  
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  
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  
素分而希券外存己之利害不  
能自明俾以定物理小大之倪  
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  
問是也不若未生齧缺不顧人  
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  
俾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  
知為知則於生俾處於知俾處  
也式

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此便是原  
始要終之說人之所知者人其所不知者天  
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俾由  
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  
小我也至大天也以至小歎窮至大之天宜  
乎迷亂而不樂此數句若在禪家便是一大公  
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  
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  
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



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域

方壺云如上述到至小地位更無進退看他轉  
身交換固是文字之妙然皆是他廣大冒中沉  
出常人說小便自萎縮無撰劃處即為曲士不  
解莊子所說蒙故河伯飲大天地而小中毫末以  
簡見識便自死然海若為說一段道理夫物量  
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謂有量之大  
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  
或生存亡之变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  
故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証于古今而  
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常明于坦  
途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近者以身之  
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  
在彼則近又不得為之近也如是則遠之未始  
不為近而近之未始不為遠以譬木小亦是一  
樣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  
量之無窮証古今者亦以身見在而証之蓋身



之所處見在為今過去為古古即見在之過去  
也今即過去之見在也然而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昔古不即古何古而兼今是以造而不  
今無常今有時而為古是以觀而忽時以是而  
知時之無止蓋人之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  
則悶後綴乎前追而弗及則歧故知其無止其  
妄自息察乎造化之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息  
也而盈何常盈物固不足為之喜虛者造化之  
自消也而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  
不喜失亦不憂知分之無常明乎坦途無有平  
而不陂無有注而不復則知生者物之出而往  
也而往者必反其生也何說之有友者物之來  
而歸也而歸者必伸其友也何說之有不詢謂  
其沒吾寧而不崇以是而知終始之不可故故  
者一定之陳迹也言或生晝夜卒始若環不可  
守以為常故曰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天壽或  
其心故其生也不悅其友也不禍夫知物物之  
各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吾自



○世之一節

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窮也故於大有所不及於細有

順之則我即道道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地之為大而毫末之為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道也計入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為妙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之為適然其所不知者作麼指擬冰凍之時作麼名狀今我以取然之身而欲窮此以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不自適也不自適則歎然而餒其小宜矣故唯知量之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生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個空問又自觀遠近証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體動將來如是則我雖毫末而不足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為之大故曰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種公案莊子一生真實受用不得單草看過唯唯與莊子乃能証我故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在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能若死形而不可圍則無以異便之辨也有精粗矣故不得死形唯死而已則何精粗之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言意之表而入於死言无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无意而任天行也至足而投言地豈出於人之途哉无害而不自多其息也動不為利者應理而動而理自无害不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取也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也不求辭讓適中而已事不借人各使有任也不多食力足而巳不賤貪汚理自无

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太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息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



欲也行殊乎倍已無可無不  
可所以存倍殊也不多辟異任  
理而自殊也為在從眾不賤  
爵言洗衆之匪為而自然正直  
也爵祿不足功裁耻不足厚外  
事不係于心也知是非細大之  
不可分故分向也任物而物性  
自通是則功名歸物矣故道人  
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無  
失則得名去故至德不得大人  
任物而已故无已約分之至者  
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盡  
平无形而不可圖者為然

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  
直小耳非不可圖也自大視  
細者蟻蝶栖蚊虻視之而不見  
直不明耳非无形也夫精粗者

形於有形无形者數不能分不  
可圖者數不能辨可以言論者  
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  
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太  
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  
不為仁息悲有為也門隸則以  
利為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  
不借人貪汚則反是辟異則以  
殊倍為異佞諂則從君親而非  
從眾也凡此皆出於自然焉之  
爵祿刑罰不足以為功德矣夫  
豈知是非之為分細大之為倪  
其人能約分之至矣於無所分  
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  
得而大人所以无已也

陳註 太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  
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疑多不

賤貪汚行殊乎倍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  
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  
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  
曰道人不知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  
也

呼音

林肅齋云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細也不曰  
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  
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規天之類  
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

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  
曰埤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  
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  
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圖之大不  
可以數盡曰稊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  
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  
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盡既曰無形則不可以  
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盡致  
也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故曰不出乎



思也而不多仁息貨財不爭疑  
多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不借  
入食不浮力疑賤貪汚也而不  
賤貪汚行殊乎倍疑多辭異也  
而不多辭異不賤門隸以自貴  
不賤貪汚以自繁不賤佞諂以  
自直如是則爵祿殺耻无所擢  
其內是非大細无足辨乎外則  
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  
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彼混無所  
深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尚安  
有辨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  
者不足以為味

害人不多仁息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  
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  
役而求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絕  
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  
不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  
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為之而無所資于  
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入  
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汚之人亦不  
節賤之爾為爾我為我也故曰不賤貪汚其行

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曰行殊乎倍不多  
辟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為在從象和光同  
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免我之意也  
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  
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  
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  
已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  
盡已也但如此換字耳  
陸方壺云此一轉又  
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  
重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蓋至精無形至大小不  
可圍河伯便以此為大小之至故有此問信情



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天者，不盡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以然耳。然論精論粗，皆有形也。今粗曰無形，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曰不能分，不能圍，皆可言論也。可以言論，則不得謂之精矣。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但可以意致，則精矣。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又不可以意致，則不期精粗焉。蓋道無精粗論，精粗雖精亦粗矣。此與中庸末章論不顯之德，同旨。上言至道不期精粗，此便說到大人體道之事。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厭取，舍故其行也，雖不害久而亦不以仁息，自多其動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門隸為賤，蓋門隸乃執鞭求利之人，因其可賤而賤之，非玄同也。雖不黷貨而好爭矣，而亦不以辭讓為多，雖不借入以率事矣，而亦不以食力為貴。且人有貪汙之行者，亦不賤之。謂如上文所指，爭財借入之類，行殊乎倍，則多有

○若物一節

謂物无責賤各自足也。自貴相賤，此區々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貴賤不在已，斯所謂倒置也。斯大者足也，斯小者无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无餘，以名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再斯道，則

辟異之行人，皆多之而不以為多，為在從眾則多有，佞諂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爵之不能為之勸也，世戮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不為是非，不辨細大，亦知玄同之德，自合如以老子所謂，滌者同於滌，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旨。故聞之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道人也。至德不得有所得，非上德也。太人無已，有我相非，太人也。坎約分之至也，約如以約，失之約，謂收歛本分，不自大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



差數相加，絕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為，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為，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消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曰：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自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

不大因其所小而少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會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

為故因堯桀以現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應天順入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堯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借觀之，貴賤不在。而道非借也。道非物，非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大虛，而至於為梯米，毫末差於无形，而至於為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觀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在東又有西，因其所無而無，在東則無西，知東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林慮齋云：前言不賤門諫不賤貪汙所以換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

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盡也。惡至。仲者為盡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仲而盡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雖壅稀冬時乎為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首骸九竅眩而存焉。其迹相為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向下得最好貴賤。



西之相反而不相死則所謂  
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  
有先也因其既然而然所非而  
非則所謂趨者其操觀矣而道  
非趨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為道  
者而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  
貴賤小大執以堯舜之讓為是  
則之矣以絕以湯武之爭為是  
則自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  
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不在已。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  
只此稊米毫末可數太山則其差等之數不足  
言。蓋可見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為  
功。故曰功分。農工商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  
以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也。趨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為是以桀為  
非。固趨操之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  
之則趨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  
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志。把堯舜與之繪

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  
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陸方壺云。上言  
一昧玄同。河伯因問物之內之外。分明有箇貴  
賤。即如孟子。子體有貴賤。有小大。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自是一種道理。不知何以  
於無分別中。至有分別。故曰惡至而倪貴賤云。  
云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此箇分  
別俱屬心識。竅鑿渾沌。大非所宜。以故論大道  
者。去之。海若答言。以道觀之物。本來無貴無賤。  
以物自觀。過為分別。故自貴而相賤。以倍觀之。  
其貴其賤。又不在已。如所謂趨孟之所貴。趨孟  
能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大小之  
等而言之。因其大而我大之則更大矣。因其小  
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好。體賤人情。如人  
說某人好文字。我隨眾喜也。則見他篇。篇句句  
皆好的。又如人說某人不好。我隨眾惡他。則



見他件事事皆是不好的，不知他的等第原是沒則量的。看我不因人之大而大之，則雖天地之大，我言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則天地終不為芥米乎？不因人之小而小之，則雖毫末之微，我言芥子可納須彌，則毫末將不為丘山乎？知是則物之大小亦未有定也。而差數觀矣。然則得而分也，推之而至於有無之稱，是非之辨，亦復如是。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而功之有也無也，又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即此果無也。即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有無之功分定矣。何者？東者西家之東，而未必東之果為東也；西者東家之西，而未必西之果為西也。使舍東而言西，則西亦不成；西矣舍西而言東，則東亦不成。東矣故曰：相友而不可相無，喻如對無而稱有，以有而形無，然後有無之名始立。若缺其一，則何所據而稱有？又何所據而稱無？

○梁麗一節

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精，以高我為是，失我為非，是性為治，失和為亂，殊異便是非。

故有無功分之不定，即此可與知矣。然自定者決定其為不定也。又以人之趣向觀之，因其所處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異。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而是是非非，又未有定也。知堯桀之仁暴自然，而相非，則人之趣操觀矣。蓋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但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凡此皆於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道之所以日喪而人心之所以日漓也。又孰知是非之不可為分，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又設貴賤無常之喻，以明貴賤之不可倪言讓美德也。在堯舜則為貴，而在之曾則為賤矣。爭賤名也，以白公則為賤，而在湯武則為貴矣。如是，則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不可定以為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知狸狴，言殊



至若以我之所見則彼不得非  
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  
觀者於是非无當也付之天均  
恣之而行則殊異類同焉皆得  
也天地阴阳對生也是非治亂  
互有也將奚去哉借之所貴有  
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少之故  
順物之迹不得殊斯五帝三  
王之所以不同也

技也鳴鶴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  
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  
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  
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  
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  
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乎  
貴賤之問小大之家

**林慮齋云**梁屋梁也麗音禮屋棟也大小各有

**焦註**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  
殊性之異便不可以槩論也若  
師治而无亂師陰而无陽非明  
乎天地万物之理者也權維順  
逆各因其時而已不又多言也  
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應知  
貴賤小大之所出者當於殊始  
賤小大之所出者當於殊始  
有物之先求之

所用故曰殊器騏驥騂騮狸狌各有所能故曰  
殊技鳴鶴訓旅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  
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  
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  
喻其不可相無也篡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方虛云**又即物理而論梁麗或以衝成而不可  
以窒穴騏驥騂騮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狸狌  
鳴鶴夜撮蚤察秋毫而晝不見丘山出物有殊器  
物有殊技物有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  
此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分大小  
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然於此而或非於彼古  
今無常治之世理於前而或亂於後若也師其  
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乎是不明於天地之



○然則一節

反行，者貴賤之道，反應相尋也。自拘執則不夷，于道隨其分故。歷施无常，与道參差者，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无私德，都公當而已。无私滿，散天下之同求也。无畛域者，况况然无所

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矣。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執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哉。且夫貴賤時也，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而觀為莽，為懿，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其信，則人以篡夫，良之亦何取於禪繼而貴之乎。默默乎河伯，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節內意中生，意言外立，言重重，重映映，如國師為奕陣勢布列，而精神血脉內，未貫串，始學之流急難着眼，諸家箋解，咸屬朦朧，若非史氏為之圓融曲暢，則此老之意，幾不明于千古矣。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無拘而志，與道大塞，何少何多，是

在也。萬物其孰能承翼言，奮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唯其无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而長短皆足，生灰者无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待其成，无常也。也不位乎形，都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也。年不可舉者，故李之令去而不能也。時不可止者，故止之使停，又不可也。盈虛終始者，亦化日難未嘗弃，故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无不變移，不可執而守也。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李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无貴賤，則於為不為，皆受取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行而已，非

謂謙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灰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太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楚鉉反 楚



道也反則有往反為貴往為賤宜  
 行則有耗行為貴耗為賤則當反  
 放志而無拘今而志則在道大  
 塞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  
 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  
 為少榮為多施則有歛施為多  
 歛為少當而行而無一而而行  
 則上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  
 則於所君之人無所徇顧無拘  
 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  
 之人无所徇與無一而行之謂  
 也无所畛域在道通而不太塞  
 之謂也其孰承翼是謂无方萬  
 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特  
 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位  
 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  
 之无常也年不可舉故遙而不  
 悶時不可止故撥而不戾消息

**林屬審云**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  
 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行寬裕也反反而  
 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  
 綽綽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為拘束  
 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大塞塞違  
 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  
 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  
 差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

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  
 所以語大道之方論万物之理  
 也奈何係心於辭受取舍之際  
 執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係  
 係心於為不為之間固將自化  
 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有社皆諭此心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  
 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  
 盡窮則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  
 其字下得自別萬物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  
 愛故曰其孰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  
 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長短亦  
 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  
 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  
 不定也無古無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



可止矣。大篆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所謂逝者如斯夫。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仲者為為仲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陸方壺云：言既如必不生。分別則不為乎海。若答曰：以道而觀。仲者為貴。仲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世諦也。因有貴賤。則貴以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後出門。有得如仲。淫寬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衍。衍者寬義。慎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梗也。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太塞。如以無貴無賤。各足其是。仲所自少。仲所自多。如人屏謝世緣。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仲多少之足。云乎慎毋執一而行。而與道相背馳也。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然白無。

然則一節

謂其無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能生我。人自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

獨曰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又為之形容。侯乎若國之有君。而無私德。繇乎若祭之有社。而無私福。泛乎若四方之無旁。而無私珍。域萬懷萬物。孰承翼之。而無私懷。恣無私則萬物齊一。而長短大小。皆非所論矣。夫道無終始。而物有死生。故稱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若可特以為常。自其變者而觀之。則不敢恃乎其成。而位乎其形。恃成謂居其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仲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環終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太篆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太化之中。何所執乎。仲為而仲。不為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河伯曰：然則仲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况達於理。達理者。况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



何有意乎生成之為也。或達斯理，  
教及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  
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  
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故心之  
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遂，則  
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者，雖  
心所安亦不使犯之也。察安危，  
知其不可，也。寧禍福安乎，命  
之所遇也。謹去就，審去就之非  
已，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矣。天在內，人在外者，天然在內，  
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  
師曰：知天人之所為，都至矣。明  
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乎天，  
恣人在知，則流蕩失素也。天然  
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  
雖行于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  
矣。踴躍而屈伸，言身机会相應，  
同絡。

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  
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  
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  
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  
位乎德，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  
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久滅天，無以故滅  
命，無以得狗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林慮齋云**

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  
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曾  
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裡  
說個權字，自是你家。又有不以物害已，一向愈  
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  
看他不被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  
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  
權者，不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禽獸盜賊，四  
句着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他語脈，

有斯變也，及異而語極者，知雖  
落天地事，雖萬物而常不失  
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人之  
生也，可不乘馬，服牛乎？服牛乘  
馬，匹不穿鼻之乎？牛馬不穿鼻，穿  
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  
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  
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  
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  
之者，命其安在乎所得，有常分  
殉名，則其也。反其真者，直在性  
分之內也。

**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  
悟，乃謂仲貴於道。海若告以達  
理，明權不以物害已。皆知道者  
之事，而非休道。極致至於水火  
不害，寒暑不侵，則休道者固如  
此也。非謂其薄之，察乎安危，



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  
理明矣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  
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人在外矣以是而人德雖未能  
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不  
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天則出天  
而之人蹠躅而屈伸反要而識  
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  
滅天至是謂及其真則其於道  
也豈特知之而已哉

循註自扁首至此凡六問答如  
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  
浪噴濺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  
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  
息偽還真中荷塵滓者有類於  
此夫至德之人由人以明天因

極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能  
能害之然亦未嘗恃以而傲物  
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  
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  
无方不則者也休天居德則屈  
伸從世反要語盡則勿失其真  
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  
河伯心冥體會而无所復問也

盡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  
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  
而不能也譬如效於水火同曰有命自投於水  
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所  
謂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  
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  
然莊子到此處神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  
外即前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之意也德  
在乎天此言自然之德也而况曰知天人之行

這個知字便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  
其所得故曰本乎天位乎得此一句又屬道心  
位居之安也蹠躅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  
此一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  
至盡也故曰反要而語盡猶孟子所謂將以反  
說約也以卡數句發得人心道心又更親切牛  
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落不穿將無所用此  
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  
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



此處有甚多字句，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識，疑為殘缺或重影。

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陸方虛云：承上言順化之中，然則師貴于道，而必以道物身也。以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先達于理達於理者，必明于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究者也。夫入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與彼立嚴墮，犯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人，自取禍矣者也。是以聖人無故地，謂其明於權，而不以物害已也。且如語至德者，謂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會，獸不能賊豈謂與之相薄，而物不能為之害哉。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

獲麟節

即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循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恍然而自得矣。

人在外，在內，言王張之益在外，言幹強之益在內。乎天德，天位德，狹言立德，立則躡躅，屈伸皆得，即知以道之要也。理之盡也，道要理盡，即上文所謂語太蒙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說到此處，則知此老學問活潑之地，知經知權，無固無我，必身常在，本造妙中，常旨道遙快樂，又訖謂其荒唐而無當哉。又發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不知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救轉，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之謂，命余即天也。無以得狗名，得謂已德喪於為名者，多耳無以者，不以千金之珠，彈鳥雀也。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論，不過是也。

獲麟，茲獲麟，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謂茲曰：吾以二足踰躅而行，予無知矣。今予之



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  
皆非我也而或者因談有其身  
而於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  
其神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  
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雖然忘  
其為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  
道遠也恣其天機無所為爭斯  
小不勝者也然乘万物御群生  
使群才各自得万物各自為則  
天下莫不道遠矣此乃聖人所  
以為大勝也

曰斐以二足於蛇之多足故  
以多足於蛇之无足蛇以動其  
脊脇而於風逢之然起於北海  
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舉以見  
彼而於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  
至可知也斐以二足為易於蛇

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  
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  
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  
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  
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逢  
逢然起於北海逢逢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  
何也風曰然予逢逢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  
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

之多足之難故以多足為易於  
蛇无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  
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  
之間哉由是知風目之心莫非  
出于自然若河伯之區計夫音卓斐  
貴賤少多何足以辨其夫風以音斐  
小不勝為大勝而人之目每心  
之用其機於風也遠矣及不能  
得所謂无見无知而能見人知  
知者以制万物之大勝豈真知  
也哉

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  
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鮫音玄吟 初稟反聰）

林慮齋云夔無用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蛇百足

虫也蛇無足者也自二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  
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入之  
唾喻蛇之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  
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  
也踰蹕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羨無似我者也仰



可易邪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躡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又添說个小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者物物不可違也。

陸方壺云：夔一足，致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從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能至，從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說此數重，真是掛思奇絕。中間噴唾之喻，尤非人思慮所及。若却就風上說，以個用小勝，以為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苟同一故，用不說心，且便文字不枝，樣如半開蓮花，妙悟者得之。

孔子一節

即註釋明時命之固，故策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者，言无為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備夫烈士之勇，惜各有所安。聖人則无所不安矣。知命非已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无往而非道也。矣故鍾匡陳姜里，无異於紫雲間堂也。

方註：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諸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諱，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仲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林慮齋云**：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

道者又仰惧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

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困知得之，知去声，處猶正也。制命，從言遣命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

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

公孫一節

**即** 擅一壑之水而跨時，躡形之樂，狹小鳥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大之不足於小，非然也。以小羨大，故

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也。始於玄冥，及於大通，言其无所不至也。夫遊無窮者，非辨察既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而失之矣。

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

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

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

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



是非之竟言其所自起得  
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規堯桀  
為一而不知此規之茫然无  
所容其喙也黃泉六壘之下太  
皇太極之上无南無北稟然四  
解淪于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

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增井之畫聞之適適然譎規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  
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  
况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  
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增井之畫與且彼方趾

入於神也无東无西始於玄冥  
反乎大通則會乎冲和出神而  
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  
四辟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  
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  
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用  
規窺天錐履地之類也

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稟然四解淪於不  
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  
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  
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  
壽陵餘子之學行于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  
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云將忘子  
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舌而不合舌舉而  
不下乃逸而走

林慮齋云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

注與洋同(跣音扶)(還音旋)(跣音寒)(跣音渠)(跣音此)(闕音規)



之所以開之也。井畫海鷺之喻，都是撰出不知。  
這老子胸中，如仰有許多劣相。蚌井中交虫也。  
蟹、螃蟹也。坎井之地，軒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  
曰：還軒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如  
此說。安得永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  
添個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  
閒處，亦看滄筆力。造造猶藐藐也。商距小虫也。  
跖，蹈也。大皇天也。下踏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  
趣之高遠也。莫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

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盡之先  
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而欲  
窮索之，以言辯不亦小乎。却鞞失行之喻，最佳。  
國能却鞞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  
失，所以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  
全異。陸方虛云：汴與汴同，指井壞井也。井幹  
井欄也。缺甃井甃缺而成崖者，接腋持頤。  
蛙赴水，則以兩腋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持頤  
其口也。以四字分明寫出。下介水蛙，蛙小足也。  
還，回頭也。軒，水中赤虫。科斗，蟄子也。時行止也。  
縶，拘牽也。遂，也。却，小不能容却虫，而退出也。  
十年九潦，八年七旱，看他下語，活處若他人。徑  
謂九年水，而七年旱矣。蚤，蚤虫也。商距，馬蚊也。



○莊子一節

莊子不知何處者也而云  
取者以救時之趨利而忘生唯  
二大夫之知足 以與取

即註莊子薛公以神龜為喻昔  
陶隱唐畫一犍牛以答詔一拘  
寤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  
意

漢、隴地之水也先、焉謂先  
宜其言也神龜之喻言性各有  
所安也

一時之利謂利口也此、蹈也太皇、天也此、黃泉  
而登、太皇謂、窮高盡、深也顛、釋也四、解、四達也  
玄冥、溟濤之先也大通、大道也未、下之夫、曰餘  
子國能、謂彼國之所能、去、開口也逸、迺道也此  
與、下、三、段無甚、深  
肯直、訓其字而已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  
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  
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  
曳尾於途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途  
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途中

○惠子一節

即註按於國中揚兵整旅也鶴  
雖之喻言所好不同願各有極  
也

管見搜成疏謂搜索國中  
卻註則以搜為獲矣夫鶴、非、腐  
鼠而赫、又、何、足、以、語、練、笑、醜、泉  
之味碧梧高棠之樹哉

**林慮齋云** 注見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

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故留骨生曳尾之喻甚  
是奇特陸方虛云二大夫先為王先登也竟  
與境同謂以四境累足下而治之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鶩子知之  
乎夫鵷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鵷得腐鼠  
鵷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嚇我邪

**林屬齋云**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以鷓鴣之嚇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佻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机関這一部書天地間如得少得莊子與惠子最相厚想此事未必有之特戲以相訊耳

陸方壺云鷓鴣鳳雛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志恐奪已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以發一長笑莊生直為千古寫出鄙夫鄙婦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妙哉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

莊子一節

物莫不以其乎道則於我也何怪性莫不以其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知以蓋有不期而知妙理默會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遊而泳先細骨之患无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也將以是為魚樂乎以是為魚樂又奚待南樂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入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无言惠子亦將无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无所託非言則道妙无以直達法天下后世商物我為兩者之蔽取物性自有其物則在固非魚安知魚

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林屬齋云**這一段說話又奇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汝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



地神南華經三註  
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乎知者不  
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  
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  
眼如耳心如鼻人如口在我者  
益如是也觀生如死觀已如魚  
觀家如入觀入如家在物者蓋  
如是也

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為相知。想當時對語亦  
自可觀。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  
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  
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粘住了。謂其家法  
大門戶太波瀾闊。余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  
○陸方壺云。此下段甚有辨才。子非魚。安知魚  
之樂。惠子言子之與魚。水陸異處。初非族類。何  
所從而知魚之樂。那莊子却借其言而復之。曰  
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那惠子善辨者  
也。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子。我不知子。固  
矣。然我與子在人類也。尚以尔汝形骸之隔。而  
不相知。何况魚為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  
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以方以正對。曰。請循其

本言我今与子反覆辯論。取給于口。皆為枝葉  
之談。非本論也。若尋其本論。已知子知我之知  
為矣。而從問我者。正欲導所以知魚之故。不知  
物理人情。自是所推我居豪之上。而道遙則豪  
之下。者不言可知。是以不待与魚同類。而後能  
知其樂也。益莊子善通物情。故二体同觀。若此  
後來者。若茂叔之觀念。尤子厚之所駭。嗚呼。皆深  
此意。







